

如果说春天是从第一朵花开始的,夏天是从第一声蝉鸣开始的,秋天是从第一片落叶开始的,那么冬天呢?是从最后一阵北风、第一片雪花开始的,还是从最后一阵凋零的树叶踏上化作泥泞的归途的那一天开始的?我想都不是,我甚至突发奇想地认为,冬天是无时无刻不在的,它只是一种特殊的方式,潜存在我们的周围,悄无声息地缓缓而来,来诉说一个又一个未完的故事。

离开故土之前,对冬天的记忆就停留在一个字上,那就是:冷!我的家乡是北方一隅的三四线小城市,有着典型北方城市的气候特点,夏热冬冷,不是说它冷得夸张,而是觉得它的冬天总有一种寡淡的感觉。多了冷漠,少了温情。传统的北国冬天总是寒冷的,当霜降过后,秋天开始更加疯狂而肆虐地在城市的角落里横冲直撞,冬天的脚从那时便踏足了这片土地。随着冬天的渐渐逼近,日照时间的渐渐缩短,黑夜占据了大半,我们沉寂在孤独而又寒冷的场景里,愈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杜欣

文学院 魏文丽/摄

加觉得冬天是一个漫长的词汇。不仅如此,我的家乡所在的这个半岛比较干燥,而我的家乡更是如此,从海平面吹过来的风因力气不足,抵抗不住干燥而强烈的西北风,无法运输充足的水汽,所以家乡的冬天还有一点让

人觉得冷漠的,便是极少降雪。从小到大,作为一个北方的孩子,却无比盼望下雪,因为记忆中那种可以让我们堆雪人、大雪真是屈指可数,这就难怪我每次看到雪都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兴奋和幸福,也因此

枣庄的冬天与我的故乡滨州有着不一样的风情。

就在几天前,枣庄初雪降临,雨夹雪。撒盐空中差可拟,雪花飘在空中随风散落的样子,也是值得回忆的。路灯找到了雪的踪影,我静静地看着暗淡昏黄的灯光下零星的雪花慢慢坠地化作水,不觉间多了几分感伤。

我的故乡初雪还未来临,我想应该也快了!去年的时候,故乡的初雪便是一场大雪,密密麻麻的雪花砸在身上,不会马上融化,而是静静地待在衣服上面,慢慢地掉落,不一会儿地上便被一片雪白覆盖。下一整夜的雪,把天色变成一片一片的银色,把思念化作纯洁。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我的房间,透着清澈,这是有雪的冬天才会出



文学院 魏文丽/摄

我坐了三个小时的快车回到这里,窗外的风在我耳旁呼呼地叫。我停在商店旁的丁字路口,风吼声骤停,入乡随俗般随着花香飘荡而去。

这条路只有平常路的三分之一宽,路两旁是泥土、碎石、野草,还有花。我久未见到的那间小屋门口有个被屋宇阴影压弯的身躯,那是我的外婆。

外婆喜欢六月里的雨,喜欢田野里的花,外婆喜欢整个生活。可是不知从何时开始,外婆总是待在家里。外公的听力不好,听不清楚外婆的话,外婆着急了,冲着他发一顿无名火,外公依旧是听不清。而后外婆就静静地坐着,困了去睡,渴了喝水,一整天都不出门。于是舅舅便赶着外婆出去走走,每天晨跑的时候就去敲她的门。外婆拗不过儿子,只能慢慢地跟在后面。

我在外婆家的时候,早上扶着外婆去晨练。她总是松开我的手,让我跟上舅舅。

外婆走得越来越慢了。弯弯曲曲的山路,她只走三分之一。

到了三分之一的路口,她就缓缓弯腰,坐在路旁的大石头上,两只皱皱的手放在膝盖光滑的面料上,习惯地摩擦两下,像是在祈求什么安慰。儿孙一直往前走,外婆看他们化成一个个小小的影子,在雾蒙蒙的

现的,推开门,踩第一个脚印,真的好开心。脚踩在雪上,表层因为天冷踩在上面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踩进去却感觉柔柔的,愈发想去踩没有人踩过的地方。我开心地在雪上跳动着,弹奏着安静的雪曲,什么都不去想,仿佛与这嘈杂的世界隔绝,这一刻,雪是我的知心朋友。好想回故乡,等待初雪的来临。

枣庄初雪过后,路面积水都结冰了,空气中充斥着凛冽的寒风,没有丝毫的温柔,打在脸上,感觉阵阵刺痛。不如故乡雪后的天气,虽然冷,但是风是平和的,没有那

冬日记事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志豪

样的刺痛。但不管是寒风刺骨的冬天还是柔和的冬天都是我所喜欢的。

在我的世界里,冬天是一望无际的银装素裹,雪花飘落,零星散落在几株傲寒孤立的梅花上。一阵风儿刮过,顺便掠走心中的感伤。

飘然飞雪映朝霞,梅花孤立感寒冬。冬天如素雪,如飞花,更似古代少女淡雅的妆容。冬天是富有诗情画意的,几多梅花,纷纷飘雪,凌乱的寒冬中多的是抹哀艳。

冬天是无私的,又是让人怜爱的。历尽三个季节的风霜,到来的季节任饱受着风雪磨难,但是他仍然不改变对人们的喜爱。他使青松更加青翠,使傲梅更加绚丽,使天地万物更加清澈。他把自己的美好全都奉献给这个世界,对于自己,却没有丝毫的保留。他的离去又是那样的静,不想打扰任何人,让人心生感激。

冬天我最喜欢的还是雪花,冬雪是纯净的,是不沾染世间纷扰的。整个大地银装素裹,纯洁无瑕,一眼望不到头的白晕连接着天地两侧,清新悦目。雪儿徐

常常被笑话。除了寒冷与寂寞做伴,冬天的肃杀似乎在这个城市展现无余,我曾经无比期待南方小城的冬天,觉得那里会有更加明媚且美好的故事。

直到我离开家乡,居住到另一座城市,我才略微体会到了,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却不知道,原来家里那么好,想要看到的风景一直都在。

离开故土,我只身前往了另一个与家里相距三百五十多公里的地方,大学所在的这座城市,距离秦岭淮河线并不远,所以在冬天的伊始竟是一番乍寒还暖时候的光景,微寒但不料峭,无霜期很长,叶子也落得缓慢。诗人说最是一年春好处,我却觉得,这座城市欣赏到的初冬的风景独好,每次抬起头的时候,目力所及,都是被渲染得五彩斑斓的树叶,红的像火,绿的像玉,黄的则像夜里熏黄的灯笼。虽然不是尽然地保存了秋天的那番景象,但是却独添了一份冬天的味道,这种北方

徐地降落在人间,轻轻的、柔柔的、凉凉的……让我想起了卢梅坡《雪梅》中的“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和范云《别诗》中的“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

冬天最让我怜惜的还是冬梅。冬梅是孤傲的。寒风吹花落,但不必担心傲梅,梅花不是娇贵的花,愈是寒冷,愈是风吹雪压,它开得愈秀气,开的愈是娇艳。吹拂它的是凛冽的寒风,

滋润它的是寒气逼人的冰雪,照耀它的是严寒里的一缕残阳。是寒冷造就了梅的傲骨,是风雪造就了梅花的纯净,是它的孤傲让它以超然脱俗的气韵在墨中飘香。

冬天是简单的,也是随和的,静静地让人们享受着冬日美景。到冬天的尽头也只是默默地离去,短暂地出场,演绎的却是四季中最生动最独特的场景。就像人的一生,操劳一生,最后也不过入土为安罢了,但是在有生之年得以欣赏这世间最纯净的精灵飞舞,又有何遗憾!就让我们学一下冬梅,在寒冬中逆境生长,在苦难中乘风破浪!



我在雪夜看到了你

□文学院 贾继维

我刚刚看到你了
你藏在凛冬的深夜里
披着和你的灵魂一个肤色的白衣,砍树你多年前种下的树
被质疑和讥讽浇灌得枯瘦扭曲的树
斧子超过三寸北风和遥对着的三四星辰
陷进树的腰肢——一条深深的伤痕
里面迸出寒冷、笑声和飘飘荡荡的大雪
寒冷凝成你干涩的眼睛
笑声化作你消瘦的身躯
大雪灌进这弥漫着眼睛和身躯的世界
像另一把斧头砍进冬天

我就这样看着你
雪花刺破路灯的灯柱,零落的行人刺破空气
而我就这样看着你,站在块状的光明和温暖中

目光刺破爬满灰尘的窗子,看着你
辛辣的风钻进我的耳膜,滑入我疲惫的
口舌
唇齿里的它横七竖八地躺在那些没了的记忆里
掰开一望无际的我和这个一望无际的夜晚
对着冰冷的窗子蒸腾稀少的气息
窗子摇摇晃晃地,画出你的五官
像是属于这个夜的一切都试图让我召唤你
可声音被风声和斧声斩断
残体跌进了蜷缩在一隅的静寂

我把窗子上的雾气连同经年的灰尘擦掉
看见树倒进了寒冷、笑声和大雪
而消瘦的你搀扶着枯瘦的树,融进这雪地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热衷于接近逝去的过程
就像当年你种下树的最后一秒那样

三分之一的花

□文学院 胡静

蜿蜒山路上消失不见。外婆就这样坐着,乖乖等待走在前面的人返程。

老人和孩子一样,有一颗敏感的心。有一次外婆太久看不到儿孙归来,竟然在山路上抹起了眼泪。哭着哭着就看到了旁边的野菜,心思一转,又去拔了野菜回去给我烧汤喝。

外婆力气越来越小了,做活只能做三分之一。

清晨的山路上还蒙着一层曦光,来自山间的风裹挟着几丝凉气,狡诈地钻进人的袖子里。每当这个时候,外婆才会想起自己没有准备过冬的棉衣棉被。

妈妈一直告诉我,在外婆家,要帮外婆干活。我像个大人一样帮外婆整理好棉服,做完所有的家务,大家都说,我是外婆的儿孙。外婆里面最像她女儿的。可是外婆并不开心。她就坐在那里,望着我忙东忙西,时不时垂下眼去轻轻地叹息。我做这些事情没有让她感到幸福,只是加深了对自己的责备。她总是忘事,跟这个说吃过饭了,和

那个说没吃过。问她吃的什么,她背在身后的手不由自主地往前指指,嘴唇动一动,讲话却语无伦次。她讨厌卖油条的,仅仅是因为觉得油条难吃。她不和外公一起出门,因为外公走得太快。她每天都去诊所打打针,胰岛素注射器的针头扎进她的肉里,她也只是呆呆地看着液体一点点进入自己快要麻木的身体。不疼,却很伤心。

外婆有些糊涂了,送给我的花,只剩下三分之一。

邻居家的栅栏外长着许多植物,有一朵月季开得盛大,开得舒展,开得旺盛,它没有骄傲地伸出脑袋,只是把自己隐藏在深深的阴影里,悄悄地在角落调配沁人的香。我搀扶外婆的动作停了下来,惊喜地指给她看。外婆随着我的方向,不假思索地伸手去拽,好像在田地里薅一把野草。我完全讶异于外婆一个爱花的人如此粗暴,甚至忘记了月季花茎上面的利刺会扎到她的手指。

但是她的力气小很多了,月季

花也和她作对,茎被折弯以后更加坚韧,牢牢咬住花朵不肯放开。一时间,月季花瓣四散,连同风的气息一起被打乱,最后到我手里时,只剩下三分之一的花了。我手捧着花,忽然有点心疼,不知是为花,还是为人。

可是外婆说:“你喜欢,我就给你。”

我把这朵残花夹进书里,视作珍宝。

临近季末的风偏凉了一些,外婆虽然嫌弃那恼人的温度,但是还要坚持送我坐车。她单薄的身子站在风中摇摇晃晃,好像枝头瑟瑟的树叶。

我回头看到她有些佝偻的影子,忽然想到,“蹒跚”两个字,还是她教我认的。

我从未说过我想她,我从未说过我爱她。

外婆送我那三分之一的花开放在深秋,与千千万万的花调配成特殊的香气,弥漫在我们必经的路上。